



展能藝術新星系列 看不見的曲譜

只得半成視力的楊恩華，自付若無之遇上二胡，或許只是整天自怨自艾的「廢青」。那年十三歲，二胡將恩華從低谷拯救出來，驟矚不清的前路，突然出現方向，別人用五年時間才考到十級二胡，他發了狂去考，兩年就達標。去年恩華視力又下降，大字曲譜都不再管用，但為奔向職業演奏的夢想，還得想盡辦法拉下去，老師讀譜，他背譜，最後花上半年時間記熟歷時二十九分鐘的樂曲。演奏是公平的，持着琴弓，靠住努力，揉出樂韻，誰敢說他沒能力踏上大舞台，以二胡綻放光芒？

記者 李卓穎 攝影 郭顯熙

半年背半句鐘樂曲 低谷中摸清前路

無形曲譜手中奏 視障青年憑二胡發光

今年二十二歲的恩華出生於黑龍江哈爾濱，他因早產導致視網膜受影響，先天只有五成視力，其後更於小六患上白內障，視力再跌至一成，頂多只見到人的輪廓，看不清相貌，「成歲由那時開始變差，主流學校老師不懂教我，所以我整天自怨自艾，沒甚麼目標。」這個情況一直維持到他中二轉讀特殊學校，遇上「知音」截止。

老師助抄大字版曲譜

十三歲那年，恩華祖母不忍見他繼續頹廢，有見及二胡跟視障人士頗有淵源，譬如知名樂曲《二泉映月》、人稱「阿炳」的華彥鈞正是失明樂手，祖母遂決定讓他發展二胡專長。恩華初次拿起二胡，當下第一種感覺是好奇，他發現此樂器若能拉得好，像會說話的人，拉不好卻是「割雞」似的，他萌生興趣想認識更多，「反正我沒其他事做到，當時人生突然找到方向，有了新興趣作為寄託。」

初學階段時，恩華遇上位很有耐性的二胡老師，願意親自手抄大字版曲譜，譜上一個音符足有半個拳頭大，方便嚴重弱視的他練習，「別人的曲譜可能幾頁紙就完了，但我的曲譜全是厚厚的一疊，一頁紙大概只有一兩行字。」閱讀大字譜只是學好新曲的第一步，恩華為免錯漏必須背曲，但他不曾為此氣餒，反因早期學習進度快，初學第三個月已於內地的小比賽獲獎，以至他愈拉愈起勁，極速跳級考試，短短兩年已考得中央音樂學院十級二胡資格。

兩年考獲十級二胡資格

儘管恩華取得高階評級，囊括多個獎項，但變成之下的基本功並不紮實，他的拉琴手勢也太緊，遭受「操之過急」的批評。他深知若不改變，其琴技難進深，惟有痛定思痛放棄舊有，從初級技法重新練起，「當時日練八小時，拉長音、音階，學習控制身體，放鬆手部肌肉。」在那新舊磨合的痛苦階段，恩華拉出的音色連自己也受不住，令他一度想過放棄二胡，整天懷疑自己是否適合演奏，直至他慢慢苦練出正確基本功，才重拾對二胡的初心。

十年習琴，昔日恩華喜歡拉奏節拍明快的《賽馬》、《戰馬奔騰》，但隨着年紀漸長，如今他偏愛有故事的歌，表演《梁祝》便把自己當作梁山伯，又化身為《江河水》哭崩長城的孟姜女，盼代入各曲中人物，把故事說得更精采，「習琴第三年我首次拉《二泉映月》，但那時只拉出音符，奏不出這美感，經歷增加使我有更多體會，這首曲值得演奏一輩子。」

視力再減看譜變背譜

恩華克服了學二胡的困難，亦曾捱過最難突破的瓶頸，然而，上天給他的噩耗不絕，去年某天他一覺醒來，赫然發現視力再次下跌，連大字譜也看不清了，眼前有人都只見形狀，假若對方不說話，他根本不知前方有人。驚慌過後，恩華逼自己盡快平靜下來，「以前我改變技法的階段都沒放棄，此刻更無理由放棄，想辦法解決就好了。」

沒有眼看，還有耳可聽，恩華現時每堂一小時的課，有一半時間皆由老師讀譜，「我必須知道音符是幾分，八分的，四分的，不能單靠聽錄音，這樣並不專業。」課後他回家聽錄音，繼續努力背譜，學習效率固然比視聽樂手慢一半，一年頂多只可記下兩首曲，背錯還得重新再來，但他對自我的要求並沒因此下降，花上半年時間熟記歷時二十九分鐘的《梁祝》，旁人聽得驚訝，他卻看得淡然，「拉完好過聽，其實二胡是單聲道，背起來算是容易，反觀鋼琴奏鳴曲更長，同時一拍有多音。」

內心比眼看得更廣闊

二胡成為恩華不可割捨的夥伴，「它不論何時都陪伴我，在我讀書成績變差時，拉琴讓我重拾快樂；遇上特別高興的事，我也想拉琴跟你分享……它也為我帶來許多朋友。」四年前他移民到香港，二胡譜人生路不熟的他，偶然在街頭結識了多位「忘年之交」，有深水埗街上賣手造二胡的人，又有在公園拉二胡的伯伯，他們為恩華找到繼續讀書的機會，更曾資助及陪伴他到上海參賽；學校又建議他參加一五年的《藝無疆：新發展能藝術家大匯演》，他拿下個人特別獎後，獲香港展能藝術會提供資源栽培，「我很感激他們對我的奉獻，這亦成為我一直走下去的動力。」

「視障令我無法看見指揮，難以參與樂團，雖有遺憾，但我仍相信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」恩華笑說，內心比眼所能見的更廣闊，想像力把他帶到不同意境，除了專注演奏，再無其他事物可教他分心。他拿起手杖，雖然走得比人慢，但是持着琴弓，演奏成為最公平的舞台，只要努力，看不見的曲譜仍可於手中奏起。（系列完）

只得半成視力的楊恩華以成為三胡演奏家為目標，明年盼入讀中央音樂學院。

藝術發展基金 難供持續個人支援

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將於今年底出告，以普及、深化展能藝術兩方面為目標。香港展能藝術有感，該資源或未必能提供持續而個人化的進深訓練機會。香港展能藝術會發掘恩華後，為他促成多項海外演出機會及資助，令他得以拜師著名二胡家，三年暑假於中央音樂學院參加大師班。該會執行總監譚美卿坦言，恒常資助難覓，以往有藝術家盼獲持續職業導向訓練或參加大師班未果，「多數只得個別計畫的配套，但活動結束後，可能要等一段時間才有新支援。」

殘障者須額外照顧開支

觀乎上述基金以二點五億為資本，譚美卿推算每年資助總額僅五百萬元，惟舉辦展能藝術活動的支出高，如各類殘障組別均需額外工作人員照顧出入，故該資源不足以推行持續而個人化的支援，「不希望只得燒煙花形式的大型活動，找到人才也得有相應支援為他們鋪路。」

除了資助，她認為政府有必要加強對展能藝術推廣，改變公眾的輕視態度，過往有藝術家連續三屆代表香港參加國際展能節，獲獎後亦無人知曉，情況教人惋惜。



本月初恩華（左）於一場粵藝青年音樂會影拍中樂團演出，義無反顧。



三年前，恩華於《藝無疆：新發展能藝術家大匯演》上，被香港展能藝術會發掘。



今個暑假恩華獲資助到中央音樂學院參加大師班，期間有機會學這二胡。



恩華看不見曲譜，必須靠老師讀譜再自己背譜才可學好新曲。